

唐人传奇 唐小唐 专栏作家

约架没意思

在遥远的1990年代末,我也曾见过几个网友,穷学生,舍不得十来元钱打车,在深夜徒步几公里,只为见一面,加起来聊不上十句,然后再狼狽地翻墙入宿舍,从未有任何艳遇。如果拿到现如今,一定会被人嘲笑,不要说没有把房间开好,甚至连她们丰满的身体都未曾触碰。回想起来,倒不是因为单纯,青春的性欲是不容置疑的,恐怕因为我所约见的都是其他学校的,而我所在的城市,就我们一所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其他皆是理工科,那些女生的面貌自然可疑,况且还是在黑夜中。这也许能说明,我见的第一个异地网友后来就成为我的夫人之所在。

反而在后来,网络更重要的作用是一种朋友和工作上的联系的时候,倒总有各种陌生人加你为好友。特别是有一阵子,隔三差五,深闺少妇会主动勾引。给你发照片,约地点,并声言可以行房,互不打扰,不过要附带一句,感觉好才做,像极了电视上女性特殊部位护理液的广告。这些也确实是一些广告,那些被报纸曝光的网络酒托之类。当然,在国内,也有一些有口皆碑,被认为是炮友胜地的网站,我的一些网友在上面也能艳福不浅。

在无孔不入的约炮时代,网上约炮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最新的进展是,网络约架。这股风潮的引领者非时评人五岳散人莫属,从去年年末的约战云南前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到国庆深夜静候中国政法大学吴法天的佳音,都成为一时网络笑谈。不过,无一例外,这样的约架总是以握手言和或者推杯换盏而告终,最不济的也是擦肩而过,真如华山论剑般的火爆场面从未出现,即使点到为止的切磋都极少。作为一个看客,其实大家心里也门清,想看的多不是真正的血腥场面,当时当事人双方的说辞、心理活动和辩论才是围观群众最关心的,说到底成年人这样的撒娇有时候实在是个笑话。

即便如此,网络约架也有成为一种产业的趋势,在微博上大家纷纷创作约架体,犹如当初的“凡客体”。但是,这样的产业恐怕副作用更大,顶着名人头衔的这个家、那个星有失信的可能,如果都能像这一次五岳散人和吴法天那样把地点选在加油站而造成油价微跌的话,又另当别论。相比较而言,网络约炮则更有实际效益,在拉动内需方面善莫大焉。陌生男女见面,总要找个小酒馆喝两杯吧,即使干柴烈火也要开个房吧,车震或者在自己家也该做好安全措施吧,安全套的生产也是可以解决很多就业问题的。

时代在变,男人想体现自己的威猛能干,不一定是通过武力来解决。如果是我来建议,下次这样的约架行为,不如改成性能力比较,这样的羞辱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比被痛打一顿可能更抬不起头。当事人双方如果都结婚的话,可以夫妻双双去开房,定个闹钟比持久,这样的关注度应该更高,也不会触及法律问题,两全其美。如果双方未婚,倒也可以试试龙阳之好,共谱一曲菊花台,随时性起随时切磋,顺便解决了未来几十年男女比率悬殊也好。

谈艺录 李森 物理学家

那些女人们

在读任晓雯《她们》之前,我一直知道这本书是有口碑的。但我说过,本来我读中国作家写的小说就不多,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她的小说来读。

书到手后,翻开第一页,读第一段,我就知道这本书值得认真读了。第一段是这么写的:“那年,乐慧十二岁。学校门口的花坛,一串红和夹竹桃都开了。空气里有树叶热烘烘的味道。乐慧摘了一串红,吮着花心,丝丝的甜。夹竹桃的花心是什么味道?这样想着,她的鼻腔腻出一股血腥。”这段描写很细腻,整本书就是这般细腻。不但细腻,我居然读出了诗意。夹竹桃的花心是什么味道?是乐慧鼻腔里腻出的血腥味吗?

我以为乐慧是一位普通女孩子,因为有这个诗意的开头。但读完第一页,就知道乐慧是在一个变态的家庭里长大的。后来,她自己走的人生,也是变态的。万一她的初恋是成功的,也许不会变态下去,可惜她遇到了另一个变态的男人,一个有处女情结的男人。乐慧开始不在乎自己,退学,认识了一个黑老大。又陷入黑老大一个前女友的圈套,被黑老大抛弃,同时还瞎了一只眼。

女人的悲剧不是唯一的。乐慧的妈妈爱娣是家里的老大,目睹自己的妈妈生出弟弟后大出血而死,所以爱娣对男女之事有畏惧,于是领养了乐慧。悲剧的细节总是一环套一环的,乐慧因此小时被名义上的爸爸猥亵,心理不正常,从而开始了不正常的人生。从乐慧的悲剧又牵出故事的另一个主线,张秀红,那个嫉妒乐慧的黑老大前女友张美凤的姐姐。这两姐妹在中国的经济大潮的裹挟下经历自己的悲喜剧,丈夫发财,然后做所有发

财男人做的事。这些丈夫们同时又祸害了一些更加弱小的女人。

故事通过张秀红管理的欢场的女子又写回来,写回到乐慧的舅舅钱惜人,一个极端聪明,小时候又被姐姐变态抚养的男人。又写回到乐慧的初恋,有处女情结的男人。这个男人一向有处女情结。在小说结束时,乐慧在雪天路遇这个初恋,当然他不再认识乐慧了。故事貌似兜了一个圈子回到开头。我知道这不是那种传统的圆满结局。故事不过是从头又开始了而已。

晓雯在这部小说中写了很多不幸的女子,随手也写了将不幸带给她们的男人。而这些男人也是不幸的。她不告诉我们这些不幸的源头,只是娓娓地写故事。我想这是一本成熟小说应该做的,将人生和人性的好的坏的写出来,体会或结论由读者去找。整个故事是个环环相扣的万花筒,这个万花筒只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个窗口。窗口打开了,我们看到的是悲剧和无奈,以及被无奈裹挟的男男女女。

我钦佩作者的耐心,一本书讲了那么多人,每个人都全须全尾,而且通过细心的故事环节统统纳入一个结构完整的万花筒。这本书,据作者说是边写边改的,改到后来看上去完全不是开始时的那本书。小说写成之后,又改。从书的结束处我们看到,初稿是2006年3月,改到2007年11月已经是第九稿了。我不知道作者的辛苦历程,但我猜想,作者也许是越改越冷静,书也是越改越完整。作者说这部书之后她知道自己掌握了小说的技艺。我们则觉得,作者具备了写出更好作品的自信。

京城酒话 五岳散人 知名网友

所谓“攒局”

“局”是一个很有用的汉字,用在官场时表示级别,到了这个级别似乎将来就算是退休,与一般退休的待遇有相当的差别;在表示机构的时候,往往说的是一个足够有权的权力机构,比如安监总局与董事局之类的地方。还有一个用法成为“做局”,基本与挖坑让别人掉下去相同,而作为一个酒友,我们最常用的则是“攒局”。

所谓“攒局”就是把很多喝酒的、不喝酒的人都攒到一起,然后在一个桌子上尽一夕之欢的意思。攒局这件事之所以可以单独提出来,是因为这事儿实在是大具有技术含量了,以至于如果不能攒好一个局,就不能称为社交达人,如果攒了一个坏局,则基本上是给自己以及其他参与者做局、挖坑了。

想必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在准备请客或者AA制的时候,需要把将要来的人在心里过滤一遍。A男与B女似乎当年有过一段露水姻缘,这两位凑在一起是不是会旧情复燃、旧恨重提?C男与D男曾经在公司共事,似乎争夺过客户资源,喝多以后到底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是打算来一场真人快打?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优秀的攒局者必须经历的思考过程。

适逢“十一”长假,由于知道祖国各地热爱旅游的人士纷纷出动,所以有这么一群人打算在不太堵车的北京进行一次深度餐馆游。这个时候就是攒局的好机会,大家纷纷找能够同行进行深度餐馆游的伴侣。老实说,这个时候留下来的人除了不得已之外,都是那种脑子比较清醒的人,深刻领会了长假出行的可怕,而又有机会弥补平时不能出游缺憾的人。这么说吧,有钱有闲的人居多。

有钱有闲就会闲得蛋疼,往往会出其不意弄出点儿故事。某天,这一帮人的老大兼攒局秘书长跑到我这里喝茶兼抱怨,说了一通自己攒局的烦恼。故事说起来复杂,但事情倒是简单,就是某人在别人生日的时候送了礼,然后自己的生日没有收到礼物,别人收到礼物的生日他也参加了,现在原来收礼而没有回礼的人的再一次的生日他就不参加了,然后就骂了攒局的老大一顿。

好吧,这事儿我没太听懂,所以也复述不出来。这要是个投资项目的多重股东构成,我就直接画个路线图,但这个咱还是算了。总之,这次攒局不成功。问题是不成功也不能成仁,往往局还是要攒的,人还是要请的,最终头疼的是秘书长,下次他该画个路线图与关系图了。

攒局这件事往往就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因为攒局者其实不太知道江湖恩怨的由来,只能是蒙着眼睛请客。这就让人回想起当年法国文艺复兴之际的沙龙文化,女主人悠游于宾客之间的时候,早就在心中把个人的恩怨盘算得清清楚楚,绝对凑不到一起的人基本不会碰面,私下里的恩怨也不会借着公开场所爆发。那时候真是攒局的黄金时代。

说起来现代人过得远不会这么精致,而这种鸡虫之争的恩怨情仇也过于小儿科。有些时候还是要效仿古人的。在这个假期里,我们尊敬的、攒局不成的秘书长在接到另外一个攒局通知时,驱车几百公里从出差地赶回,晚上10点才出现在酒桌上,看着已经差不多空了的茅台瓶子,人家可啥都没说,把剩下的茅台喝光,回家睡觉去了。顺便说一下,在明知道自己不能按时出席的时候,人家还给安排了两位美女作陪。古风犹存啊。